

海上流华

之四面菩萨

明月，氤氲旧梦；
朱楼，迤邐前尘；
不死女婴，二十载噩梦；
东方迷案，五十缕怨灵；
观音四面，缘尽三生；
海上流华，原来红尘一梦……

梁燕呢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梁燕呢 著

之
四面菩萨

海上流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流华之四面菩萨/朱艳妮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 - 7 - 302 - 34105 - 5

I. ①海… II. ①朱 …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0723 号

责任编辑：刘 佳

封面设计：王文莹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刘海龙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31.5

字 数：583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500 册

定 价：59.00 元

产品编号：055019-01

目 录

引子	1
第一回 燕蔚古园柳映寒江,枯心禅院竹殒残阳	3
第二回 觅手足一心分善恶,背金兰只手淆因果	16
第三回 逢月夜竹林惊魅影,陷绝境荒宅辞帝京	24
第四回 探奇案初识老疯子,忆往事详说不死婴	34
第五回 夏谳慈巧谑珠玑语,郑语涵惊梦鬼魅声	47
第六回 补玄装情动青衫女,析旧志覆射缟衣人	58
第七回 醉风情娇纵琉璃盏,赏旖旎艳惊牡丹亭	77
第八回 寄芳笺遥传故人影,绣樱柳难觅檀郎踪	96
第九回 少年游春日杏花岭,携手探烟雨稻香村	114
第十回 闻古曲雅醉叙清楼,悟前因猛醒博采店	129
第十一回 杜云铮重宝托奇案,柳忆眉抛女隐旧情	158
第十二回 醉江月旧员伤往事,念奴娇孤女惭泼茶	174
第十三回 逞唇舌娇娃影秘事,度陈仓檀郎赴佳期	190
第十四回 壁中字别手殷勤写,阶上莲旧敌龃龉生	210
第十五回 桑庐密谈一灯如豆,静轩生隙半壁清辉	231
第十六回 桂枝疏双月忆霓裳,杏子红单衫梦西洲	246
第十七回 莲池独篙白衣胜雪,古墓幽潭惨景如桀	264
第十八回 挟夏悯逐马乘雾夜,睹蕙兰抚掌悟深心	273
第十九回 入迷途新报传凶影,悟兰因旧尺绘观音	285
第二十回 忆初见隔座递梅子,詫离世静室辨异香	303
第二十一回 月漏芭蕉梦魇闲院,珠执素手意定心经	318
第二十二回 今夜债劫数自缘血,他日泪冤孽本前生	335
第二十三回 肝肠断临窗哀素女,孤童泪假凤换虚凰	354
第二十四回 兵戈再战今日疆场,芳菲一曲旧岁樱花	373

II 海上流华之 四面菩萨

第二十五回 一曲箫音悄传苦女,万种心事追忆华年 384

第二十六回 杏花陂结庐忆初见,光华社争权隐祸端 403

第二十七回 寒梅冰肌妒火烈烈,红帛素面死生茫茫 418

第二十八回 求全大体真凶赴死,珙琅宝瓶氤氲毒生 441

第二十九回 红毡白雪苍茫大地,明月朱楼迢迢前尘 469

第三十回 新坟旧墓佛号阵阵,红尘紫陌苦海滔滔 489

引 子

1917 年秋，上海。

“哥哥，月亮出来了。”七岁的女孩小迪望着窗外，喃喃地说。

这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一个女人苍白而模糊的脸。

小迪突然站起身来，向门外跑去。她穿着一双不合脚的大拖鞋，差点被门槛绊了一下。

天是静谧的蓝色。院子里落满了蓝白色，如清霜般的月光。小迪喘着气，站在父亲的门口，她突然打了个寒战，今夜的月光是有灵性的，如一个阴冷而诡异的女人，冷冷地盯着自己。那背后传来一阵微风，是否是她幽幽的叹息？

“爸爸，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和哥哥？”

“等到月亮圆的时候，你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想到和父亲的对话，小迪昂起头，有些倔强地盯着父亲的房门看了一会儿。她理了理额前的头发，清了清喉咙，“爸爸，爸爸……”

没人回答，院子里回荡着她微弱而坚定的声音。父亲的房间里一片黑寂，门是虚掩着的，小迪鼓起勇气，伸手去推父亲的房门，“吱呀”一声，月光如水一般流泻进来。小迪最先看到的，是桌子上那座旧钟，尖尖的钟顶在墙上投下狭长的阴影。而那座钟的上方，赫然挂着一幅女人的画像：她长长的头发，微微垂首而立。小迪眯起眼睛，努力向画像望去，说不上美不美，然而小迪觉得，画像上的女人有一种奇怪的魅力在吸引着她。月光照在她脸上，平添了几分生动，不知怎的，小迪脱口而出：“四面菩萨？”

一股麻酥酥的凉意从头顶传来，慢慢向全身蔓延。画上的这个女人是谁？四面菩萨又是什么？我为什么会叫她“四面菩萨”？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

似乎有一丝阴冷的微笑从那个女人的嘴角漾开来，小迪的身体像是被慢慢冻结了。

她是活的！这个画像是活的！

小迪慢慢向后退去，她想逃离这个阴森诡异的地方。然而，经过这幅可怕的

画像，向右一拐，她就到了母亲的房间了。

小迪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母亲陈素斐了。印象中，母亲总是微蓬的头发，柔软合身的绒衣，系着一个蓝色碎花的围裙。她的声音低而柔和，身上总是散发着一股香甜的气味。小迪十分迷恋她那慈爱的目光和微笑，温暖馨香的怀抱。她喜欢用头在她柔软的绒衣上蹭来蹭去，喜欢嗅她身上香甜的乳香味，也喜欢跟在她的身后在厨房进进出出。再说，还有哥哥呢。小迪的哥哥小江，白皙的皮肤，大而黑亮的眼睛，毛茸茸的睫毛。人们都说，小江像个女孩子，而且，他比小迪还漂亮呢。不过，小江从不为此而娇纵，他很疼爱妹妹。妈妈也对两个孩子一视同仁，从不偏袒。

小迪低下头，大步向母亲的房间跑去，她的拖鞋被甩了出去，脚踏在地面上，凉凉的。她大步踏进母亲的房间，拉亮了电灯——

昏黄温暖的灯光弥漫了一室，小迪看见母亲了，她躺在床上，怀里紧紧搂着哥哥，脸上漾着一丝幸福的微笑。哥哥也伸出小手，紧紧地抱着她。

“妈妈，我终于见到你了。”

小迪脚下一软，晕了过去。

第一回

燕蔚古园柳映寒江，枯心禅院竹殒残阳

1932年10月8日（阴历九月九日），北平。

临近霜降，天高风急。钟鼓楼前，青灰色的厚重城墙，不动声色地在寒风中挺立着。墙外，往日枝叶繁茂的古树只剩下了几截光秃秃的虬枝，挣扎着伸向天空。仿佛一个历经苦难的人，展开双臂，祈求上苍。长衫大褂的行人在寒风中瑟缩着，低着头，紧紧抱住双臂，疾步远去。只有最后的一抹余晕斜照在城楼的翘檐上，为这座千年古城平添了一丝亮色。

城墙不远处，是一家小小的卤煮店，一位少年坐在窗边，有些失神地望着窗外，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他身材高挑，藏蓝色学生装，肤色很白，眉清目秀，唇色红润。不过他虽面上微带几分喜色，眼神却格外成熟、苍凉，与乖巧温和的外表似乎不大相称。

他对面的少年闻言，轻蔑地撇了撇嘴，“李玮璠，你丫真能装！”沈筠飞的话音里一股遮掩不住的东北味儿。他身材魁梧，宽厚的肩背似乎随时要挣脱衣服的束缚。

李玮璠只是微微笑了笑，没有答话，沈筠飞转向坐在另外一桌的少年，“郑涵，你说呢？”

郑涵是个高个子。看来也不过二十岁上下，虽偏瘦些，却颇有一种勃勃的英武之气，眉远河汉，目点寒星，气宇夺人。此刻他的精力全在店老板刚刚端上来的一碗卤煮上，他夹起一段热气腾腾的肥肠，几乎囫圇着吞了下去，沈筠飞看得直皱眉，“慢点，把嗓子烫坏了咋办？也抹不了獐子油！”

郑涵的精力全在那碗卤煮上，“咝溜咝溜”，他是吃什么都能吃出面条的响动来，也不管那两个人窃笑。吃完了，猛抬头见那两人不和自己坐在一处，故作惊奇道：“咦，你们两个怎么脱离集体？”

此言一出，那两人都是又好气又好笑，李玮璠笑道：“你还真挺把自己当回事儿！”他是上海人，上了大学才来北京，却讲着一口嘎嘣流脆的京片子。

老板又端来一碗。郑涵连吃了几大口，突然“啪”地将筷子一撂，直盯着

李玮璠，“李玮璠，你有事瞒着我们！”

沈筠飞一愣，“啊？什么？”他抬起头，仔细打量李玮璠，果然，李玮璠故作平静的外表下，有种掩饰不住的兴奋与喜悦。

李玮璠微微一笑，“刚想和你们说，我已经正式被李枯禅聘为助理了！”

沈筠飞当胸就是一拳，“孙子，这么大的事，你不早说！”

也难怪沈筠飞如此激动，李枯禅是当前享誉世界的学术泰斗，屈指可数的国学大师。燕京大学国学院“四大台柱”之一。他出身世家，早年身世不详，据说有过一段放浪形骸的日子。中年以后，幡然悔悟，立志为学，居然成绩斐然。据说他精通梵文、拉丁文、吐火文、阿拉伯文等数十种文字，且历史、国学、哲学、艺术、美学、音乐……无一不精，皆有建树。只是为人有些孤僻怪异，几乎不和别人来往，也少有朋友。十数年来，闭门谢客，在枯心斋里潜修，苦心钻研学问。不但无官职在身，也很少授课，外界的应酬往来，一概置之不理，连燕京大学本校的师生也难得一窥真容。然而愈是神秘，却声誉愈隆。两月前，他要在大四学生中选拔助理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轰动全校。要知道，以李枯禅的声誉，若是能做他的助理，今后简介，可以自称是“国学大师李枯禅闭门弟子”，闻者谁不侧目？无论从政从文，均大有裨益。燕京大学的莘莘学子，个个胸怀大志，闻风而动，明争暗斗，各显神通。没想到李玮璠罕言寡语，不动声色，竟能屏开雀选，得中头魁。要知道，沈筠飞、郑涵二人与他已是同窗三载，又同在一个宿舍，平日里亲如兄弟，竟对此事一无所知。沈筠飞想到这里，忍不住暗暗吸了一口气，“李玮璠呀李玮璠，你藏得也太深了！”

虽如此想，他还是对李枯禅这位神秘的“大师”有些好奇，忍不住问道：“玮璠，你是怎么被选上的？”

他本以为李玮璠会神采飞扬地长篇大论一番，没想到李玮璠只是微微一笑，“他先是看了我的文章，后来又看了我一眼，就选上了，可能是投缘吧！”

沈筠飞对这个答案显然不太满意，认为他有所隐瞒，李玮璠自知理亏，忙笑着说：“这顿饭我请了，筠飞不要和我争哦！”

“操！”沈筠飞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你打发叫花子呢？怎么也得上泰丰楼！来他个四凉四热八碟八盏儿，什么葱烧海参、糟熘三白、清蒸活鳊鱼、烩乌鱼蛋、水晶肘子、油爆双脆、芡爆肚丝儿……都给我点上！”

他心中有气，不过是随口说的，没想到李玮璠只是笑了笑，“没问题！下周一吧！”

一向节俭的李玮璠竟如此慷慨，沈筠飞不由得愣了一下，李玮璠笑着转向郑

涵，“郑涵，你想吃什么？”

闷头吃饭的郑涵突然问了一句，“玮璠，李枯禅精通佛学吧？”

李玮璠微微一愣，即随笑道：“没错！据说你在佛经中任意找出一句，他立刻就能对出下句。”他一脸骄傲的神色。

“我想见见他！”郑涵一改往日的不羁，面色凝重，“麻烦你引见一下吧！”

“什么？”

“我想见李枯禅！”

“不见！”李玮璠果断地回绝，声音之大，郑涵和沈筠飞都是一愣。

李玮璠也意识到自己有些不近情理了，忙缓和了口气，“郑涵，我是说，李先生很忙，如果你没有很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要讨论的话，他是不会见你的……”

看到郑涵一脸不快，沈筠飞忙截住了他，“咱哥儿们都要分开了，还为这事吵来吵去的，有意思吗？”

三人一时无语。时值乱世，四海干戈，生灵涂炭，四方强豪纷争不休，他们这样的小人物，不过卑微若草芥蚂蚁。三人即将从燕大毕业，自有壮志在胸，立志做出一番大事业，此时分别在即，想想自己的渺小，映衬着这纷乱广阔的大时代，也不知何时能再见，不免有悲凉之感。

半晌，郑涵笑了笑，“无论怎样，你们二位算是有着落了，只剩下我……唉！日后二位发达了，可千万不要忘了这碗卤煮啊！”

沈筠飞忙反驳道：“这话说反了吧！有多少的好饭碗，奈何老兄你不肯屈就啊！再说我那燕大档案室的工作算个球！鸟不拉屎的地方！”

李玮璠点了点头，极为肯定地说：“没错！郑涵，日后我们三个人中，成就最大的，肯定是你！”

李玮璠并非随意奉承，在三人之中，沈筠飞家境最好，也最为率性洒脱，对名利不以为意；李玮璠悟性最好，城府最深，却总有些心不在焉；郑涵是三人中最能吃苦的，最有主意，性格又最霸道，所以另外两人时常让着他。

郑涵自信满满，又带点凄凉地一笑，“不过，我得先做一件事！”

李玮璠笑着端起了手中的杯子，“苟富贵，毋相忘！”

三只杯子碰到了一起。

翌日，燕大枯心斋。

枯心斋外的竹格外青翠油润，不像是出自北方的水土。竹身颇长秀丽，翠竹之间疏密有度，恍若青衣君子，举止从容，笑语温润。微风过处，叶影飒飒，竹

声萧萧，而竹林深处那座神秘的石屋，便是枯心斋。

枯心斋是一座二层的石砌小楼，三角形斜顶，两侧开有欧式的老虎窗，门廊前两根灰色的罗马石柱。通体用青灰色的方形石块砌成，外墙上满是疯狂蔓延的爬藤类的叶络。墙角下是茂盛的青苔。这里是燕大最神秘的地方之一。枯心斋的主人李枯禅很少外出，而学生也被禁止在这里嬉戏玩耍。据说，在月圆之夜，风声幽咽，竹影惨淡，会有一个白衣长发的女子在竹林里飘然而过。种种传说，为这座小楼更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踏上长条石块砌成的台阶，眼前是一扇黑色的铁门，门上雕有精美的欧式花纹，锈迹斑斑，上面布满了划痕。门环上却是一个呼之欲出的龙，恶狠狠地瞪着郑涵。郑涵整理了一下脑中凌乱的思路，方才扣响了那满是锈迹的铁环。

半晌，滞重的铁门“豁啾豁啾”地开了，门后露出了李祎璠苍白清秀的面容。

“郑涵？”他吃了一惊，“我现在有事，五点钟我去找你吧。”

眼看门将被关上，郑涵一把抓住了铁门，郑重地说：“祎璠，我是来找李枯禅先生的！”

“别胡闹了！”李祎璠不以为然地笑了笑，“你挂掉的那些科目，李先生可帮不上什么忙！”

“我不是在开玩笑，”郑涵严肃地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请教李先生！”

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子，隐隐有一丝不安掠过李祎璠的心头，“哪方面的事？郑涵，能告诉我吗？”

郑涵想了想，压低了声音，“是关于一个人的死……”

轻轻的一句话，却让李祎璠心中一凛：难道，难道是那件事？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埋藏心底的秘密，不会，不会的！郑涵怎么会知道这个秘密？

“等一下，”李祎璠清了清嗓子，“我去问问李先生！”

一踏进枯心斋，郑涵便觉得一股阴冷的湿气扑面而来，身上的衣服仿佛也融入了枯心斋的空气，那股阴冷潮湿的感觉紧紧地包裹在肌肤上，向身体内的每一个部分侵入，他不由得蜷了蜷身子。

“冷吧？”李祎璠悠然道，“习惯了就好。李先生在这个斋子一待就是十年，从来没有出去过。”他只要提起李枯禅，总是一脸骄傲的神色。

“啊？”郑涵吃了一惊。一个中年男人十年足不出户，不免让人觉得奇怪。更让他吃惊的是，李祎璠似乎变了一个人。那个总是心不在焉，对什么事都不太

上心的李祎璠不见了！

要是在平日，郑涵一定会开口反击：瞧你那德行！说起你的“李先生”，和吸了大烟一样！可他现在满腹心事，自然提不起兴致和李祎璠斗嘴。

小斋的过道阴冷潮湿，一侧的窗子又高又小，在对面的墙上投下老式窗棂绘就的光影。郑涵对这种老式的阴暗房子简直深恶痛绝。然而在李祎璠看来，那墙上映下的森森竹影，微风过处传来的细细竹香，还有那萧萧的竹音，把枯心斋托映得雅致无比，真是花前月下酌酒吟诗的佳处。

进了正厅，皆是半新不旧的酸枝木家具摆件，风格中西合璧。南向一个敞阔的月洞门，打起湘妃竹制成的帘子，便是李枯禅的书房，这可能是整个枯心斋最开阔敞亮的房间了，南向整面墙两扇大窗，采光良好。每至夕阳时分，满屋都是萧萧的竹影，如诗如画。

李枯禅正站在书案前，一身月白色长衫，身材颀直，长面方颐，一双狭长微翘的单凤眼。看起来也是四十岁开外的人了，面颊清瘦，更显得风神俊雅，意态萧然。

郑涵见了，心中不由暗暗赞叹：怪不得一向自许的李祎璠如此恭恭敬敬，自甘俯首。这位李枯禅李先生，真称得上是神仙中人！想到这里，郑涵也一收往日的不羁态度，站在一旁，恭恭敬敬地垂手而立。

谁知这位李先生的架子比名气还大，连眼皮也不抬一下，低着头专心作画，运笔泼墨，劲力十足。

两人等了半晌，李祎璠趁他歇笔，轻轻地提醒，“先生，这是我的同学郑涵，他有事请教！”

李枯禅头也不抬，“说吧！”他的声音醇厚，很有磁性。

李枯禅态度冷淡，全在郑涵的意料之中，不过他看起来不愿多说，自己又能问出什么呢？郑涵灵机一动，抛出一个“诱饵”，“李先生，普通人死后能化出舍利吗？”

李枯禅精研佛经多年，听了他的话，十分不屑，一边画，一边淡淡地道：“舍利者，乃是有道高僧和居士历经戒、定、慧修持，发大愿力，圆寂后所化之物，初时佛祖释迦牟尼圆寂后，所化有四万八千份，分至各处寺院供养。我年少时，在锡兰婆罗寺有幸见到释迦的指骨，通体晶莹如玉，隐约有七色祥光。余者历代高僧居士的舍利，色相形态各异，至于普通人死后化有舍利，我倒未曾见过……”

“先生，”郑涵不觉提高了音量，“我父亲未曾修持，也不通佛法，亦不曾茹

素，死后遗体中却化有一异物，有山僧说状如舍利，请大师鉴别！”

他的悲凉沉痛，到底引起了李枯禅的重视，停住了笔，“哦？是吗？拿给我看看？”

郑涵转向李玮璠，郑重地说道：“对不起了，兄弟！这件事关系到我父亲……我不想更多的人知道。”

李玮璠知趣地道，“先生，我去倒杯水！”

他边说边向外走，转身掀开湘帘，内心却有些纠结：与郑涵同窗三年，自以为情同手足，无话不谈，却从未听他谈起自己的父亲，并且死因似乎还很蹊跷。想不到一向性格强势的郑涵，也有这么一段难向人言的伤心往事。只是为什么会提到“舍利子”？他父亲死后怎么会有“舍利子”？这和李枯禅又有什么关系？还有，他所说的“人命”是怎么回事？……李玮璠的心里充满了疑问。除了挂念郑涵，他更担心的是李枯禅。李玮璠是个尽责尽职的人，对李枯禅除主雇之分外，更有一份超乎寻常的关心与牵挂。他自觉肩上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尽全力保护李枯禅！不仅是他的学术环境，还有他的安全，乃至名誉。

想到这里，他轻轻转回身，拨开竹帘的一角，向里面窥去。缝隙很小，只能看见李枯禅的半张脸和郑涵的背影。

郑涵见李玮璠已走，从口袋取出了那尊佛像，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层层包裹，慢慢用手托起，呈在李枯禅面前。

他诚恳又急切地问道：“先生，您知道这是什么？”

令人难挨的寂静。窗外风过竹梢，满耳都是“沙沙”的声音。半晌，郑涵抬起头来，看到的是李枯禅收缩的瞳孔。

“四面菩萨！”他脱口而出。

李枯禅直直地盯着那尊佛像，似乎看到了异教的恶魔，惊恐厌恶，又有些难以置信。他的面色苍白，嘴唇也不停地哆嗦。

仙风道骨的李枯禅，见了佛像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真是大大超出郑涵的意料，“李先生，李先生，您没事吧？”

李枯禅回过神来，厉声问道：“燕大学者无数，你为什么来找我？”

郑涵定了定神，“李先生，这尊佛像关乎家中私密，我怎么好轻易示人呢？李先生精通佛理，又深居简出，所以前来请教。”

“你是谁？这件东西是哪里来的？”

郑涵定了定神，“我是燕大法律系的学生，我叫郑涵。这尊佛像，是从我父亲的骨灰中找到的。”

李枯禅的面色稍稍平和一些，“你父亲是怎么死的？”

“说来话长，”郑涵轻轻叹了口气，“我父亲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由于家境贫寒，我和母亲暂留在农村老家。民国五年，也就是十六年前的春节前夕，我们像往年一样到火车站接父亲。不想他一下火车就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抬到家以后，请来的医生也查不出病因。第二天，他就去世了……有懂医的人说怕是疫病，为防传染，家里便将父亲火化了。结果，我们在父亲的骨灰里找到了这个。”

“十六年前……”李枯禅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等等，你姓什么？”

“我姓郑！”

“姓郑？你父亲尊讳？”

“郑芸。”

“郑芸？郑芸？”李枯禅认真地端详着郑涵的面容，同时努力地在记忆中搜索，“芸芸众生的芸？”

“没错！”郑涵惊喜地问道：“李先生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不认识……”李枯禅缓缓地摇了摇头，猛然间厉声大笑起来。

湘帘外的李玮璠惊骇得几乎要冲进去，郑涵也是一头冷汗，“先生，先生，您没事吧？”

岂料李枯禅越笑越凄厉，“人做事，天在看！人做事，天在看！”由于用力过猛，他剧烈地咳了起来。

李枯禅的反应如此奇怪，傻瓜也能看出来，他对这尊佛像有着相当的了解，似乎还牵涉许多纠葛不清的往事，甚至，他似乎还认识自己的父亲郑芸呢？郑涵有些激动起来，“先生！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家父的死与它有关吗？”

李枯禅慢慢平静了下来，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我不认识你父亲！”

郑涵紧追不舍，“那先生认识这尊佛像吧？”

李枯禅颓然坐在椅子上，闭上双眼，缓缓地道，“我很累，很累……”

郑涵心急如焚，然而他只能耐着性子，恳切地道：“先生，我父亲客死他乡，死因又这么蹊跷，已经足有十六年了……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对此一无所知，实在是不孝之至！我欲查清真相，却不知该从何处下手。先生学识广博，万望指点一二，学生感激不尽！”

半晌，李枯禅睁开双目，凄然一笑，“你一片孝心，我岂有不成全之理？”他的笑容里有一种轻松的味道，仿佛刚刚卸下一个沉重的包袱。

郑涵闻言，喜之不尽，“谢谢先生！”

李枯禅轻轻摆了摆手，“你们家的事，我并不知情。你手中的这尊佛像，我倒是略知一二——”

郑涵不由屏住呼吸，侧耳倾听。

“我的拙作《宝相选鉴》里有所记载，只是这套书不被世人所看重，存世甚少，好在燕大图书馆现存一本，你去看看便知。”

郑涵还要再问，却被李枯禅打断，“玮璠，送客！”

李玮璠听了，忙卷帘入内，“郑涵，先生累了，你先回去吧！”

面对如此直接的逐客令，郑涵纵有满腹疑问，也不便再开口。好在李枯禅已经说出了一条线索，他便礼貌地道谢，悻悻地转身离去。

李玮璠忙赶上前送他，“郑涵，这么大的事，你怎么瞒着我？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囿于视线，他并未见到郑涵手中的佛像。

郑涵步履匆匆，假意哼了一声：“原来你在偷听？”

李玮璠一把拍在他肩上，“太不够意思了，连我们也瞒着，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郑涵急于离去，又不便推托，少不了开几句玩笑敷衍过去，于是便凑到他耳边，轻声道：“那位李先生，还真是玉树临风！”

李玮璠心中得意，微笑道：“那当然！”

郑涵猛地停住，李玮璠不知他是何意，也跟着停住脚步，谁知郑涵拍了拍他的肩膀，正色道：“兄弟，可不要犯错误！”

李玮璠一愣，蓦然领悟他所说何意，被气得满脸通红，挥起拳头向郑涵打去，郑涵身子微微一侧，灵巧地闪过这一击，笑道：“兄弟，保重！”说完飞快地跑了出去。

李玮璠犹自气咻咻地站在那里，“齷齪！”

他转身向李枯禅的书房走去，此时已值黄昏，瑰丽如血的残阳洒入室内，窗外的风声呼啸，竹梢影动，艳丽凄美得几近末世。李枯禅在案后孑然而立，身上的月白色长衫被残阳染成粉紫色，清俊的脸上也仿佛涂了胭脂，衬上妙目修眉，萧然意态，恍若天外人物。

李玮璠有些目瞪口呆，李枯禅微微一笑，“刚才郑涵和我的谈话，你都听到了？”

李玮璠脸上微微一红，低下了头。

李枯禅颌首笑道：“知道了好，知道了好！今后你若有余力，也可以帮帮他！”

“是！”李祎璠连忙答应，“先生……”

“我想安静一会儿，”李枯禅用手轻轻抚着额头，“晚饭八点钟再送过来吧！”

李祎璠不敢再问，转身走了出来，“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虽然一直在偷窥，却被郑涵的身影所挡，未能看到郑涵手中之物。他一边走，一边思索李枯禅与郑涵的对话。《宝相选鉴》？好像在哪里见过！

他转过身，疾步向楼上书房走去。书房里皆是李枯禅的藏书，大多是古代典籍珍本，又多又杂，几乎都是厚厚的大部头。好在李祎璠做事严谨，又研修过图书管理学，平日里将那些图书分门归类，整理得井井有条。所以他几乎不费气力，就找到了那套《宝相选鉴》。

自己的书斋中已有，为什么还要郑涵去图书馆查找呢？难道……先生就是不想让郑涵知道实情？那为什么又要对他提供线索呢？李枯禅向来嗜书，又能随口说出书名，不可能是忘记了自己书房里就有这本书吧？以他的过人才智，怎么会做这样令人费解的事情？

李祎璠翻开那套书，里面是精选的历朝历代的佛祖、菩萨、金刚、罗汉、飞天等各色佛教人物的造像，图像乃是彩印，每尊造像下面皆有简短的说明，并从宗教、美学、造型、服饰、发髻等处分析其艺术特点和美学价值。看来，郑涵手中所拿的是一尊佛教造像了。这本书这么厚，共选鉴了大概几千尊佛像，会是哪一尊呢？

李祎璠低下头，努力追忆今天的情景：李枯禅见到那件东西后，厉声长笑：人做事，天在看！这短短的六个字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意义？为何他会有如此种种反常的举动？难道，真的和那件事有关？他心中忽地一沉，又想起了压在心底的那个秘密……

他突然想起了今日的残阳，他进入枯心斋以来，一向只见天高月小，风淡云清，莫若今日之残阳，红得如此凄艳凛冽，如此动人心魄，仿佛有所寓意，而李枯禅的笑容，又是那样凄然而倦怠……李祎璠突然心头一紧，向楼下跑去。

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在淡淡的月色下，李枯禅的书房里到处都是斑斑的竹影，一叠朵云宣纸一半镇在桌上，一半随着风“扑刺刺”地作响。风声呜咽，如幽幽的箫声……

李祎璠开了灯，李枯禅结跏趺坐于杏黄蒲团上，双手结法界定印。眉目端妙，法相庄严，殊无异状。李祎璠不敢惊动，在一旁默默地侍立半晌，李枯禅却是半点不动，连呼吸之声亦不曾闻，李祎璠顿觉不妙，上前一探：竟无半点鼻息！李祎璠一惊，几乎瘫坐在地上，再仔细打量李枯禅：他面色苍白，浓黑的眉

毛斜斜入鬓，眼窝已经有些微微下陷，却更添了单凤眼的妩媚，像凤凰展开斜飞的翅膀。嘴角微微上挑，还是一贯的冷笑，却平添了几分轻松与满足。

他是怎么死的？李祎璠突然想起郑涵曾说过，他父亲火化后，骨灰中竟出现了一尊佛像……李祎璠蹲下身，试探着向尸体的腹部摸去，果然，果然……他一时如陷冰窟，踉跄着后退几步，跌坐到了地上。

对于李枯禅的死，李祎璠没有想象中的惊讶。心中更多的是一种无助的愤怒、哀痛与悲凉。李枯禅生前的种种，如同一格格电影胶片一般在他头脑中掠过：他略偏着头，带着点讥诮的微笑；他挺拔合体，甚至有些过于考究的衣着；他温柔的、有些抚慰似的微笑。这个风度身量如修竹般挺拔俊朗，这个冷峻孤傲而又宽容温厚，这个自己深深仰慕崇敬的人，难道就这样去了吗？

他颓然坐到地下，将头深深地埋在自己胸前，却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他知道会有这样一天，早晚会有这样一天，只是，是不是来得太突然了？他失神地望着李枯禅，喃喃自语：我费尽心力，吃了多少苦头，受尽多少磨难，才来到你的身边，转瞬之间，却永远地失去了你……

也不知过了多久，理智将他从悲痛中唤醒，他挣扎着站起身来。果不其然，在他的身后，书案上，李枯禅留下这样一幅字条：

祎璠：我一心求去，此事勿怪他人。遗体火化，后事从简。书信全部烧掉。你我师徒一场，时日虽短，亦是缘分所在。身后俗事，多累你照料，所余书籍文物，全部捐献燕大。勿念，切切。

另：若遇郑涵，告诉他一句话：四时君子哭，兰陵妃子笑。

李祎璠轻轻念了一遍：“四时君子哭，兰陵妃子笑。”

这是什么意思？既不成章，亦不成对，又没头没尾。四时君子是什么？最怪异的是“兰陵妃子”，这是一个代号吗？还是，一个女人？

李祎璠的瞳孔猛然收缩了起来，一时间几乎无法呼吸，那“兰陵妃子”四个字的下面，竟然有一个淡淡的血手印！

血手印？

那手印修长，纤细，像是一个女人的……

燕大图书馆。

图书借阅处的女老师听到书名后，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她不过四十岁上下，身穿蓝色过膝旗袍，外套白色针织罩衫，脑后低低一个